

裴氏世譜

卷五—卷六

裴世氏譜卷五目錄

列女傳目

齊

武穆皇后惠昭

元魏

他妻辛氏

植母夏侯氏

隋

倫妻柳氏

唐

行儉繼室庫狄氏

東光縣主楚媛

李德武妻淑英

昭宗宮人貞一裴氏

明

潤繼室范氏

國朝

贈一品夫人上官太夫人傳

鄧鍾岳

贈一品夫人鄒嚴兩夫人小傳

倬度

封一品夫人鄧太夫人傳

鄭虎文

贈夫人伯姊姚夫人傳

姚立德

丹霞小傳

宗錫

裴氏世譜卷五目錄終

裴氏世譜卷五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加二級、紀錄五次裔孫律度重脩
列女傳

齊武穆皇后，諱惠昭。祖封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高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武帝亦薄之。然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恒例，既有哀策，不煩石誌。」從之。武帝即位，追尊皇后。贈父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元魏裴他「二」妻辛氏，中書舍人讓之等母也。高明閑禮度，他喪，六子皆幼弱，

裴氏世譜
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讓之誡之，讞之，謀之，謁之俱著才名，成顯官
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咸取則焉。

校 記

一、裴他：北史魏書均作裴佗。

元魏裴植母夏侯氏，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帽
不敢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旦夕
溫清得以常服見之。植在瀛州，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
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
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

隋裴倫妻柳氏，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
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
「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

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惟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唐庫狄氏，裴行儉繼室，光庭母也。有任姒之德，班左氏之才，因讀信行禪師集錄，深慕其道，永期尊奉。武后時召入宮，甚見親待，拜爲御正。中宗踐阼，歸養於家，歲致禮焉。元宗臨極，旁求陰政，降詔將留內輔夫人，以羸憊辭。開元五年四月二日卒於京邑，封華陽夫人。其年八月，葬於終南山楸梓谷鴟鳴堆信行塔後，俗名百塔，古不合葬，魂無不之成遺志也。

唐東光縣主楚媛，紀王慎女，太子司議郎裴仲將妻也。始八歲，聞慎有疾，不食，父哀之，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長適仲將，克脩婦道，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湯藥，接娣姒皆得歡心。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娣弟誚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

「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著名，驕縱敗

德，况榮寵貴盛，儻來物也，可恃以凌人乎！」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者皆薰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聞感慟。卒，敕其子曰：「爲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中宗爲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唐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也。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爲黃門侍郎，奏請離婚。煬帝許之，德武謂淑英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他族，於此長訣矣。」淑英泣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因操刀割耳自誓，保姆持不許，別後容貌毀悴，日讀佛經，不御薰澤，李氏姊妹在都者，歲時朔望致禮惟謹，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欲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乃止。德武於嶺表更娶尔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與裴完聚如初，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於鹿城令。

歲餘淑英卒。

唐昭宗官人貞一裴氏，封河東夫人。朱溫使蔣元暉朱友恭夜叩宮，殺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大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大亦殺之。朱溫誣飾曰：「裴貞一夜持刀謀逆。」懼罪，投井死，追奪河東夫人，爲悖逆庶人。

明裴潤繼室恭人范氏，侍御希度之母也。少時父雍熙處士授以小學，孝經，能解大意，長通詩書，手錄脩身範俗格言，繕作女鑑。尤工女紅，泝澣細事無不勤，習居平喜言古閨秀幽貞事，處士劇愛之。及歸潤，克執婦道，事舅姑以孝，娣姒間無失色，身先操作，內外肅然。潤好學，積勞成疾，方永訣，欲自盡以殉。以希度未成立，諸子女尚在襁褓，於是稱未亡人。引「妾心古井水，波瀾誓不起」句以自矢，茹蘖和丸，教希度惟嚴。崇正甲戌，希度聯捷成進士。初宰堂邑，即以慎刑卹民，潔己報國爲告勉。未幾，寇警戒嚴，恭人曰：「存亡視此城，勿以內

顧二乃心。」雉堞保完時，有「夫人城」之稱。希度入主工政，尋改御史，又曰：「入司喉舌，出司耳目，勿隕越爲先子羞。」希度兩巡漕鹽，凜持風紀，直聲震柱，下得諸母訓者爲多。直指以貞聞，方議旌表，甲申寇薄，太原城將陷，抱幼孫辟城東園，指井水曰：「昔不死以待今，今又奚待？」呼老僕付以幼孫，遂投井死。人謂詠井水句之應也。希度時在京師聞變，奔歸，改「東園」爲寺，名曰「報恩」，以志母烈。恭人孀守三十年，知書克家，教子成顯官，年且六十有八矣。即不死，似亦無虞，而卒以烈終，斯不謂完人與！魏掌科象樞贊曰：「不生不可以托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恒嶽、汾流，精神不滅，彼號曰男子，讀聖賢書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而誰則鬢眉邪？」

國朝贈一品夫人上官太夫人傳

辛丑狀元
禮部侍郎 鄧鐘岳

前明將軍裴公之夫人，曰上官氏，名家女也。幼嫻姆教，識大義，既笄於歸，相夫以禮，閨門政肅。萬歷中，邊庭不靖，將軍以勇略奉調出征，時生子二人矣。將軍悉以家事屬夫人，慷慨遂行。會疾作卒於道。訃聞，夫人慟絕復蘇者再。既而自謂曰：「死，我分也，其若藐諸孤何？且將軍嘗有言：大丈夫當立功萬里外，爲朝廷掃靖烽烟，垂光史冊，否則効命疆場，馬革裹屍，亦足以報主。至室家之事，一健婦主持之足矣。丁寧顧婢子吾不能爲也。今將軍不幸死於疾，骸骨未歸，遺孤子尚幼，我不可以遽死。」乃勉食饘粥，矢志撫孤。當其時，門戶乍衰，外侮日至。夫人以瑩瑩一婺婦，口瘡手瘁，綢繆風雨，右絀左支，不堪其苦，時仰天歡息，泣下沾襟。指遺孤子謂之曰：「安得若速長乎？」每遇紙錢麥飯之晨，野火棠梨之夕，必釀酒天末，引領長號。即春秋佳日，意常忽忽不樂。比長子富吾公年十六，問視無失禮，夫人未嘗有喜色。富吾公長跪請其故，夫人

默不應。固請，乃曰：「若知爾父所在乎？遺骨萬里之外，歲久不得歸，未亡人生不如死也。」因告以將軍病歿處，涕泗交頤，富吾公亦悲不自勝，涕泣請行，徒步踰絕徼負父骨歸。夫人縞衣素車，慟哭出迎，以禮殯葬，道旁觀者相驚歎，以爲非獨其子之孝，乃夫人堅忍之志有以成之也。裴氏曩代勳閥，至是中落，夫人乃益自刻苦，訓富吾公勤治產。積廿年，家業隆隆起，夫人衣麤食淡，視窮困時不稍異。而獨好施與，見有貧者輒周恤之，戚里時待以舉火。其後富吾公客京師，值歲祲，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無算，皆夫人之教也。夫人生於前明萬歷六年正月十四日，至本朝康熙元年春秋八十有五，視聽不衰，夏四月初七日疾卒。長子加厚，字富吾，次子加增，字壽吾，均色養未仕。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以孫粹度貴，疊膺誥贈，晉一品夫人。嗟乎！夫人之德固宜有後矣。予觀明史，載潞州吳氏，河間畢氏，並苦節自勵，還夫遺骨，未嘗不奇其志行。爲節婦所尤難，前代僅見也。夫人至性激越，何以異是，而史傳闕焉。平陽曲沃郡縣志著其

節不詳，其事風教所關載，筆者忍聽其泯沒歟？夫人之曾孫宗錫，我鄧氏甥也，乾隆十六年來官山東青州守，書事實屬余乃爲之傳，以補史志之闕云。

贊曰：冰玉志潔，松筠節貞。不求文之歷久愈明卓哉！夫人喬山誕靈，遭時不造。素魄虧盈，茹荼啜苦。振衰扶傾，凜凜大義，千載猶生。

贈一品夫人鄒、嚴兩夫人小傳

粹度

夫人鄒氏，予元配也。同邑西許村諱宗魯公女。年十八適予，嫻姆訓工女紅，處姊姒和御臧獲寬。時太夫人在堂，七房同居，夫人朝夕承奉，佐理家政，頗得歡心。惜五載嬰羸，疾歿。繼配嚴氏，亦同邑城小村諱□□公女。會予需次京師，迎夫人至。不以新婦爲嫌，即佐中饋，內外肅然。且聰慧柔順，舉家親愛，時佐予不逮，尤稱相得。不幸生一子，一女，皆不育，僅八年，因娩血暈而歿。嗟乎！兩夫人咸弗壽，而予孑然一身，無所成立。年近不惑，厥嗣尚虛，未達莊生之意，徒抱叔向之憂，敢爲工鎌之選，實懼不孝之譏。寧不傷哉！流光荏苒，不覺四十餘載，幸荷天祿，屢邀覃恩，俱贈一品夫人，可以擴積思而慰窮泉矣。惟是奄奄餘息，依依莫遣，流寓秦淮，飄蕩播遷，猶恐後世湮沒，靡從辨識，爰搦管濡墨，略紀梗概。并死生年月以爲兩夫人傳。鄒夫人，生康熙戊申七月十七日，卒庚午正月三十日，年二十有三。嚴夫人生康熙丁巳九月二十一日，卒辛巳

三月三十日，年二十有五。俱暫厝於東郊祖塋之側。贊曰：

嗚呼！惟天佑善，惟家守和。夫婦齊體，爰結絲蘿。性偕柔順，琴瑟廣歌。並年弗永，其命維何。或縹緲於瀛邱，或徘徊於杼梭。喜恩綸之疊沛，叨殊榮之重荷。其如春秋荏苒，歲月蹉跎，爲製短詞，永垂閨科。

封一品夫人鄧太夫人傳

壬戌翰林
廣東學院 鄭虎文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少司馬裴公開府安徽之三年，休寧學官楊君齋公自撰太夫人行略及墓誌來，致公命曰：「維太夫人既藏既銘，而家傳闕如，是用疚於厥心。今待子而具，用體寧其先靈。文家淞西，受治副相。近客公部，載蒙蔭庥，宜祇命即事。且文舊史氏也，彤管書美，職其在余。迺作傳曰：

太夫人姓鄧氏，爲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山西曲沃裴公諱律度之夫人，今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名宗錫之太夫人。世爲江南泗州虹人，自明寧河武順王愈從太祖定天下，封衛國，絕封，嘉靖初復封四世孫繼坤爲定遠侯。予世襲，居江寧，遂爲江寧人。考獻璋，名行有立，不爵於朝，以處士終。娶明少宰顧文莊公起元女孫，生太夫人。胚胎前光，弱即殊衆，淵懿靖專，允蹈維則。長而耆書閨訓，孝經誦不虛口，身用率止，父母愛之踰絕。同產年十六來歸。初，副相登郎署，再娶無子而鰥，灑然欲脫屣出世，作汗漫遊，棄官易

姓名，走吳越，披荒隄，幽足跡，歷名山川皆徧，家人莫識其處。會商邱宋公
肇，撫江蘇，公兄中翰君以書抵，宋迹之吏四出，至金陵江干，見舟中一髯道
人，貌甚偉，作晉語，驟詰之不答，吏手中翰書微示之，則爛然起立受書，果副
相也。遂壻於鄧，以太夫人歸副相。再起爲郎，出知澠江府，被薦授淞江鹽運
使，遷湖北按察使，未幾又遷貴州布政使。憲廟初元，巡撫江西，太夫人咸從。
其從之湖北也，夜泊，遇大風雨於洞庭，舟敗且溺，舟中人皆哭。時少司馬
幼，抱太夫人膝，太夫人執其手曰：「無恐，汝父無爽德，宜免，否亦命也，何
泣？」爲神色如故常，俄以掾免，其遇事持重有膽識類此。董內政率勞以身，溫
惠密栗罔有斲遺，副相偉略宏度，劬躬燾民不艸薶，櫛比二於廉仁，在所不收，
聲而名去後益顯。以久，太夫人亦陰相之云。已而拜戶部侍郎旋，晉左都御史。
赴闕會有旨清釐江西官民積欠，命歷任院司分賠。副相坐是，還江西，而太夫
人僦屋居江寧，破產輸公，掃地赤立，吏胥連日夕至門，撞塘叫呶作聲勢。時少

司馬奔侍副相，太夫人一手檣柱營治勤劇。凡六年，靡寢食寧，荷恩免，始得蘇息。久之，偕副相歸家，居晏如也。副相既沒，少司馬由濟南司馬守青州，使迎太夫人，初以道遠辭嗣，聞將請歸養，則疾促裝行，至則立少司馬於庭，責之曰：「汝父受國恩未報，責在汝，汝以我故引退，是我致汝負國不得完汝父志，是我以不忠孝訓汝，汝視我居何等？」少司馬跪謝良久迺已。自是曩官至直隸按

察使，咸奉太夫人以行。其持內政如初。自奉儉嘗舉陶母封鮓事自況。最以清節報君父，獄有平反，聞則色喜。後櫻老疾者八年，每駕巡畿輔，少司馬見上行在所，必顧問太夫人，太夫人聞之流涕，語少司馬音澀不自達，輒以首擊枕，作頓首狀。未幾卒，年八十有一歲。曩封晉一品夫人。子男一人，即今巡撫安徽少司馬宗錫也。女二人，長適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商邱宋公致子鼎金，次適雲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洪銅劉公業長子，山東都輔鹽運使司晉棠。孫男二人，女六人。

論曰：文生晚，不及詳副相淪瀾時事。今幸承乏紫陽，飫聞少司馬敬事惠養，內

外單盡。黜陟賞罰，維道是適。不以心與，謂有古大臣風。迺今而知得母氏之教深也。嗚呼！媿德振賢，紹開厥家，耿耿祉哉！百世賴之矣。

贈夫人伯姊姚夫人傳

姚立德

伯姊裴夫人，既卒之六年。姊壻默堂中丞，將脩世譜，郵書屬余爲傳。余展轉旬日，執筆涕泗，幾不能成。既而思之，余爲伯姊母弟，知之詳者莫如某，其敢以不文辭。按夫人世居武林，姓姚氏，行長，與仲姊吳孺人及余皆先妣傳太夫人出。弟邁德及妹莊恭人，皆先繼妣趙太夫人出。方傳太夫人卒時，年僅三十二，時先大夫比部公尚爲諸生，伯姊年九歲，仲姊年七歲，余甫三歲。傳太夫人賢孝素著，先大夫平日篤於伉儷，意不再娶。先祖妣楊太夫人命湯，許兩姑分撫遺孤，而伯姊尤爲先大夫所鍾愛，輒隨卧起，授以詩書，皆通曉大義。既而先大夫舉於鄉，奉楊太夫人入都，余與伯仲姊皆從。時先祖攷少宰公官中允，抵京不兩月，奉使塞外。先祖妣楊太夫人病卒京邸，湯、許兩姑皆嫁，先大夫方奔走四方，以奉旅費，營營弱息，無所依倚。乃繼娶先繼妣趙太夫人。趙太夫人一視如所生，而伯姊孝事惟謹。嘗憶趙太夫人偶得失血疾，怕姊籲天剖肱，奉藥而瘳，

不以語人。既而趙太夫人知之，尤憐慰焉。及先大夫成進士，官上元令，都憲香山先生年已懸車罷政，僑寓秣陵，遂締姻焉，歲在乙卯，伯姊年二十三歸於裴氏。事都憲公及鄧太夫人惟謹，翁姑亟稱其孝。及先大夫攷績行取遷刑部主事，全家歸武林，都憲公亦挈眷還曲沃矣。庚申歲，先大夫卒於官，都憲公亦以是年卒於里第。明年冬，余又遭先繼妣趙太夫人之喪，伯姊方居翁喪，遠道不能歸，哭神傷骨立。余奉先繼妣遺命，壬戌之春走省伯姊於河東，相持而泣。時姊姑鄧太夫人出見，深爲慰恤，且極稱伯姊之孝。余居曲沃三月而歸。又二年，余與默堂俱服闋，需次郎署，伯姊視余於京邸，余亦挈眷同居。時方貧乏，伯姊之所以濟之者甚周，其視弟妹也如余而尤憐恤焉。丙寅，余官江寧通判。戊辰，默堂官濟南同知。未二年，遷守青州，伯姊奉姑之任，產一女，後不孕。郵書屬余爲之覓側室朱氏，蓋以鄧太夫人本江寧望族，故必欲得秣陵女子。既爲嗣續計，亦欲令其佐事，藉慰姑心焉。朱氏舉一子及五女，伯姊皆手自抱持教之識字，愛之

如所生。既又娶江寧胡氏，閨門之內，雍雍肅肅，實有樛木之仁。既而余量移直隸，曩官大名守，歲癸未，默堂遷直隸臬司，余以郎舅至親，例以官卑者迴避，改山東泰安守。於保定臬署謁鄧太夫人，時年逾七旬，卧起需人扶掖，伯姊朝夕左右奉侍，不敢少懈，且善體姑意，默堂有姊適商邱宋氏者，早寡，無嗣。又妹嫁洪洞劉運使，名晉棠者，時運使君方遠官廣西，均迎來署中，同以承歡，益得姑心。自默堂筮仕，一切家政伯姊治之有條理，親族稱其賢，媵妾頌其仁，臧獲感其慈，而鄧太夫人亦稱之不置。嗚呼！婦人之德備矣。所生女適洪洞劉德引者，慧而孝，嫁四年，產一女而卒，卒年二十六。時德引官中翰，伯姊哭之慟，攜其女以歸。余時尚未之泰安，慰勸至再不得，乃舉姑老子幼，且女甥甫生，仰事俯育，責無傍貸，乃少解。然終日戚戚，默坐流涕，姑慰之乃止。又五年，歲在戊子，鄧太夫人卒於臬署，默堂挈眷奉柩將歸，行至臨清，舟爲凍阻，乃就余於濟寧。時余官運河道，爲之覓屋僑居，遂得與伯姊時時相聚者兩月而余。又改

官淮徐道，之官之日，伯姊送余依依惜別，孰知永訣自此矣。庚寅，默堂服將除，復奉命秉臬直隸，伯姊輿病以從。夏六月廿九日，伯姊竟病卒於臬署。時值默堂遷官安徽藩司，入都請訓，竟未得與訣別。且三年之內婦姑皆終臬署，良可悲矣。余聞訃之日，爲位以哭，內姻外戚，下至婢僕，無不長歎息雨泣者。默堂之安徽，途次又拜坐遷巡撫之命，過余於徐州，執手流涕，信宿而行，是冬余秉臬山東，不一年恩命總督河東河道。駐節濟寧，每過伯姊舊寓之門，不禁悲從中來，此生欲再相見言歡，其可得耶？伯姊以夫貴，誥封恭人，晉贈夫人。生於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歲二月初三日卯時，卒於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廿九日卯時，享年五十九歲。生一女，行長，適原任四川總督，洪洞劉秉恬，字德引，誥贈夫人。又女五人，三字原任直隸總督太子太保，謚恪敏方公子貢生維甸。餘未字，子一，正文候選主事，加三級，未聘。皆朱太恭人出。乾隆四十年乙未二月初二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東河道、提督軍務，加四級，弟立德拜撰。

丹霞小傳

宗錫

長女丹霞，適吏部文選主事洪洞劉秉恬爲繼室，乾隆二十六年遇覃恩，封安人。二十八年六月，以產難歿於劉氏京邸，纔年二十六歲。時余視臬三輔駐保陽，不及見其死，越三日，壻劉以訃來，告述行狀，而丹霞死矣。丹霞性孝謹，資地清慧，舉止循大體，兒時嬉戲有節度，若不欲與常兒伍者。生五歲，先總憲公棄世，女哭泣如成人，竟夜絮絮誦阿公。七歲從內子授孝經，二十一史彈詞，上口即成誦。稍長，熟復四子書、小戴記、通鑑、小學、旁及漢、魏、唐宋詩、古文詞粗解大旨，時或微吟寄意。初握管，喜臨曹娥碑，摹輒歎人間三絕。尤嗜琴，得指法。窺余有不豫色，輒抱琴來鼓一再行，余不覺怡然。嘗竊謂：「一女子有分內事，其他皆可勿講，第蠢蠢不識之無，實貽世家羞。」以故深閨繡闥中，圖史丹黃絲桐筆硯，與鏡奩刀尺相錯雜，秩如也。丹霞生長江寧，日習華侈，居恒益自檢束。當遣嫁時，內子爲治奩具，輒愀然微曰：「父爲清白吏，安有餘貲財，

即俸贏亦宜儲爲有用地，何忍以一女子重煩兩大人。」情詞甚摯。明年，余觀察濟水，丹霞一來歸寧，其孝謹日益甚。又明年，余量移霸昌，內子姚淑人奉太夫人盡室北征，館於劉氏三閱月。丹霞日奉觴上壽，雍雍然，肅肅然。姑劉太恭人喜相謂曰：「佳婦善事予，二三戚黨亦咸相愛重。」時余奉新命，不能留邸舍，丹霞惜別牽衣，依依不忍舍，執意未匝月，而丹霞死矣。死之日，吾母太夫人及內子姚淑人咸在，丹霞委頓甚，猶勉相慰藉，竟老人心。俄而暝，當是時哭聲達戶外，姑若壻哭失聲，所撫前室二子躡踊滅性，宗黨來臨者，相向而泣。嗚呼！丹霞之所以爲人婦，爲人妻，爲人母者，乃克至是，是皆不宜死，而丹霞何以死哉？丹霞生平思自淑恤困窮，尤樂與人爲善，其孝謹則天性也。初余艱子嗣，先總憲公撫女孫如孫，奇愛之時抱置膝上。一日啖以荔奴，良久核未出，疑誤咽。丹霞微笑，徐出核舌下，意以詒老人，博一笑。又嘗跪佛前，喃喃如有所訴，叩之則曰：「爲祖母父母祈福。」見有遺粒棄地者，必拾而餼之。曰：「兒爲天地

借物耳。一余嘗以謂丹霞雖兒時，舉動若成人，溫恭和惠宜爲久視徵，而丹霞乃遽死也。嗚呼！丹霞何以死哉？丹霞以六月望前死，既望乃殮，伏暑蒸爍，而舉體如生，蠅蚋不至。記丹霞生時，喜持誦嗜內典，說者謂「在釋氏爲得不壞身。」丹霞雖死，其有不死者存耶，其信然耶。嗚呼，痛哉！

裴氏世譜卷六目錄

奏議目

進禹貢地域圖序

秀

崇有論

頴

諫世宗崇釋疏

延儻

諫立私碑表

松之

上三國志注表

松之

進西域圖記序

矩

封禪射牲議

守真

立封破陣善慶二舞議

守真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耀卿

論夔州刺史楊濬決杖表

耀卿

議賑饑疏

耀卿

諫防蓋嘉運疏

耀卿

嗣濮王犯贓請免死議

子餘

廢隱太子等四廟議

子餘

請隱嵩高表

衍

舉杭州刺史韋皋自代狀

晃

宰相等上尊號表

光庭

諫為金僊玉真公主造寺觀疏

灌

諫憲宗用方士疏

灌

論淮西事宜表

度

諫姦黨疏

度

論請不用姦臣表第二 度

讓平章事表 度

讓河南等道副元帥表 度

讓官表 度

辭官表 度

讓將相封爵表 度

讓將相封爵表第二 度

請朝覲表 度

謝告身鞍馬狀 度

讓官與父表 失名

請拜掃表 失名

奉廣州結好使事由奉詔書謝恩狀 次元

端午進馬狀

次元

賀冬進物狀

次元

降誕日進物狀

次元

奏准詔令子弟主辦遷奉事狀

次元

賀克東平赦表

行立

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行立

謝討黃少卿賊表

行立

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行立

謝移鎮表

行立

賀破東平表

行立

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行立

請四配之父俱祀啓聖殿疏

已下宗
錫增入

侃

請法祖制疏

紹宗

請改祀配享功臣於西廡疏

應章

報行社倉疏

律度

請免南昌府屬浮糧劄子

律度

請移湖關劄子

律度

陳封禁山情形劄子

律度

請封禁山仍舊封禁劄子

律度

請養山蠶疏

附宗錫

請濬漳葭港老河疏

宗錫

查办鳳泗地方農田水利疏

宗錫

籌办滇省銅務劄子

宗錫

新開鉛廠有效預籌改撥劄子

宗錫

請開牛皮大箐寓防於屯劄子

宗錫

裴氏世譜卷六目錄終

裴氏世譜卷六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加二級、紀錄五次、裔孫粹
度重脩。

奏議

進禹貢地域圖序

秀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攷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

上攷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輸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崇有論

顧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

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資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行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變，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

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一），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返，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於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元（二）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兇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宏，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命人釋然自夷，

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三）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道以虧業，則沉溺之覺興，懷未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減。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類，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一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寇，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永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豐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

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頽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四〕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製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校記

〔一〕深列有形之故。通鑿八三「故」作「景」、「景」字义长。

〔二〕元妙。應為「玄妙」

〔三〕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守本無」三字衍文。

〔四〕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通鑿八二引作「夫万物之有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為

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

〔五〕重泉。「泉」應作「淵」，唐人脩史避李淵諱改為「泉」。

諫世宗崇釋疏

延儻

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寶，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

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渺。必須先粗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

諫立私碑表

松之

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蒞，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蔽偽典，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茲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弊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

上三國志注表

松之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日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元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

有章，甘踰本質。臣實頑乏，顧慚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進西域圖記序

矩

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域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伐，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於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遁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蔥嶺以東，攷於前史，三十

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邱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已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西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摹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陟，故諸國之事，罔不遍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蒜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疎勒、度葱嶺，又經斡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

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曹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導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番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遂記。

封禪射牲議

守真

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鸞駕至時，

牢牲搃畢，天皇唯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罷。謹議。

立對破陣善慶二舞議

守真

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葉萬國之歡心。義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收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每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謹議。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耀卿

三者，禮、樂、化導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樸，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和氣浹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有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

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悉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忝、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大乐，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邑并國子每年薦與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爲，遠郡送貢與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頽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論彝州刺史楊濬決杖表

耀卿

臣某言：臣伏見彝州刺史楊濬犯贓處死，勅決六十配流者。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品類。死罪之責，不欲肆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人。

曠古已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爲全生免死，誠爲至化。有耻且格，爲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爲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別，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爲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決杖者，五刑之末，頻施於秩僕徒隸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撻。今決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耻。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辱頓挫。人或哀矜，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又雜犯死罪，本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行決。今非時不覆，決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因杖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却天其命，又恐非聖心寬宥之意。臣前後頻在州縣，或緣雜犯決人，每大暑盛夏之時，決杖多死，秋冬以後，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決杖，及夏暑生長之時，凡是杖刑，並乞停減。即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也。臣無任瞻天，仰聖之至。

議賑饑疏

耀卿

臣耀卿議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寔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容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尚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裏，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矣。

諫防蓋嘉運疏

耀卿

臣耀卿奏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誇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

嗣漢王犯賊請免死議

子餘

議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故聖人但訊於羣臣，仰採爰書，俯窺刑鼎。應議之科有八，議親之意特深。犯死之條有二，犯賊之刑非重。廣骨肉之體，則德盛而教尊。崇錐刀之禁，則化衰而情薄。謹按國子司南之嗣，爵重阜陵，當膠東之榮，位齋栗無，聞樂善有墜。但以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議人不捨。武帝忍受於漢親，抵罪可矜。高祖法約於秦暴，則知原情輕重，與事淺深。哀死者之銜冤，不以親而廢法，憫生靈之無識，不以法而陷人盜爲。因官犯罪，或專殺以治

之，此正盜而爲輕，因殺而非重。進雖傷於貪穢，退非負於幽冤。豈惟乾坤感氣，雨露所偏然，而睦彼親，親須明惻隱。謹議。

廢隱太子等四廟議

子餘

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允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厚。憲章往昔，垂範將來。今欲使陵廟有憑，神靈是享。故禮曰「禮從宜」。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禮從宜」者，明可置也。「善繼志者，」不可改也。我太祖文武大聖皇帝，功成理定，制禮作樂，太上皇能事斯畢，窅然高視，皆以禮順於情，情通則類應。樂感於物，物感則德和。所以深悼友于，敬申孝享。範圍軌躅，潤色鴻名。昔嫫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固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殷。方從大教。又按春秋「孤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子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有詳略而微旨見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元註雲：「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國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爲嫌。豈與夫睿聖深恩，闡揚致化，篤惟親之祀，垂可久之法。攷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非漢恩。所枉者深，所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昔炎德滅秦，自以功高百代，天下郡國皆立高廟。二桃不遷，九祖并享，三分國用，四海共違，徒議廢興，竟無得失。既而疾因夢譴，嗣闕承祧，雖天道有因，亦人事何補。既非此例，不假推揚。但樂有差等，禮亦異數。恭聞正議，虔訪有司。金石取象於軒懸，牢禮不虧於乾豆。談樂廢廟，絕恩棄德，神之無形，亦可欺也。又按周禮，官有其職脩其事，若廢官去職，何以敬神？失敬與誠，何以降福？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狗利忘禮。何以爲國？謹議。

請隱嵩高表

衍

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艸。脩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耳。若所疗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管已整，搖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

舉杭州刺史韋臯自代狀

晃

右臣在福建，與韋臯隣近，諳其爲政，甚得人心。逃亡悉歸，遠近皆悅。頃在京兆，以公造出官。今領餘杭，以理行高第。馮異，漢之名將，初爲赤眉所敗，俄又大勝。光武降璽書勞曰：「昔雖垂翹回谿，今乃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臣以爲韋臯之功，亦馮異之比。往雖小失，今亦大理。陛下既捨其過而使之則，必人心激勵，其氣有倍。匹夫一言，相爲而死。况君臣之義，誰不

感恩。

宰相等上尊號表

光庭

臣光庭等言：臣聞惟天爲大，聖人合其德。知微其神，至人契其道。德應者天錫其命，道尊者帝受其名。伏惟陛下，克享天心，誕承丕命。仁育萬類，道光四表。功業見乎變，禎符應乎時。往者國步多艱，克清內難。皇天眷祐，受命文宗。允葉聖謨，肇脩人紀。不易日月，再造乾坤。此陛下之神武也。若乃欽明上古，允恭剋讓。綴學設教。定禮創歷，章施五采，克諧八音。緝熙之化，成肅雍之德。備此陛下之聖文也。夫郊祀天地，文之經也。敬事神祇，文之德也。柔遠能邇，文之化也。登封告成，文之表也。非大聖則不能合其典謨，非至神則不能致其通變。故成功者不可不表，德致者不可不崇。是以百辟願望，三靈乃眷。將謂鴻名尚闕，大典未敷。臣等昧死上尊號爲：開元聖神文武皇帝。陛下以首出千古，表正萬邦。伏願守神器之至公，遺鳴謙之小節。徽名不可以深拒，大典不可

以固違。則乃謂韶盡美矣。又盡美也。凡在含生。不勝大慶。臣等區區敢以固請。

諫爲金僊玉真公主造寺觀疏

淮

臣灌奏。臣按禮春夏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役令不時。則國有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慄然。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曠之孽。實由於此。今東作雲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饑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時作南門。陛下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伏願下明制。發德音。兩京營造及諸和市木石等。并請停止。蒼生幸甚。倘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饑寒之弊哉！

諫憲宗用方士疏

滌

疏諫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故上自黃

帝、顓頊舜堯、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已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明君聖主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嶽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以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姓名，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恐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日所有誇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僞敗露，曾不耻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醢醢鹽梅以

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其後皆姦僞事發，其藥竟何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攷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法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綱。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牟義，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

臣，上達中欺，實其本職也。

論淮西事宜表

度

臣某言：臣伏以方嶽之任，職主分憂。苟事涉安危，利深社稷，詞得專達。臣敢備言，是用輕冒上言。伏惟少紓，□□僅踰數月，朝廷未議所伐。臣恐日長，姦謀彼將膠固，士心必希微幸。陷利滋蔓，事則難圖。當其人情尚搖，足以觀釁。臣自聞少陽權主留務，衆未甚寧。昨知少誠之子，誘扇其軍，又以誅僂天其，或者勦絕姦類，大振皇綱。陛下得不上順天心，乘時廢置，而又謀之遲久。臣竊爲陛下惜之。何則？夫以少誠怙兵偷安，二十餘載。恩惠自己，人知素懷。衆之所懷，必厚其子弟。其勢以分臣。度具聞不與者半。所以人心持兩，至有動搖。以斯觀之，或未盡附。少陽又以新殺其子，必有疑衆之心。今若及未寧，出於不意，擇四方節制之臣，可爲其帥者，使馳而入之，移少陽於他鎮以待之。彼得所安，必效順誠。而無固衆之志，則其黨自離心矣。因其所離而制其命，何求而不克哉。

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然以方布大信，不宜隱情。若先命中貴他日奉明，詔將告易位，以誠諭之，從而後行，事可以濟。臣又度當今節制，可以處淮西任者，莫若河中節度使王鐔，寬厚慎重，練識軍情，必能悅慰羣心，鎮撫疑黨。若將移鐔於淮西，而俾與少陽不遠矣。朝廷立遷授之權，而內足以除姦蠹之本，使少陽感恩以効命，王鐔推誠以蒞衆。是淮西絕繼代之業，朝廷存宏貸之德。亦將以息河北狐鼠之勢，示去逆效順之利。自然風靡以承化，從此不希於苟得矣。斯事體大，伏惟陛下行之。議者以爲少陽兵戎賊臣，曾居叛黨，若將易處於關輔之地，寵任以兵戎之權，何異夫朝四暮三，而終不離其數。是不然也，夫根深者難拔，源長者難絕，彼盤結衆根其入久矣，我能絕之使安，植之施於他，以變其所庸，非至計乎。且事不先漸化之道，而欲頓歸於大政，亦難矣。方今征承宗以名聞於天下者，豈不恃衆違命邀爵乎。若使少陽復而行之，則其罪均矣。不可獨赦，則必分師以討之。當淮楚災旱之餘，征賦耗竭之日。是使蒼生興流亡

之歎，甲兵無暫息之時。上以傷陛下子育之心。下以竭邦賦資用之費，得不審慎其舉，而保其成算哉。伏以國家艱難已來，河北戎臣竊據州郡，父歿子代，兄終弟及。皆朝廷稽緩其事，不時即謀，使生人之心率以沿習，爲患久矣。陛下神略獨斷，超冠百王，事當其機，宜以時革，臣不勝惶悚之至。

諫姦黨疏

度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所畏避，不敢

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比者猶思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電，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漸壞，賂賄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撓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奏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負之意不輕，彼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佞倖，亦無讐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攻討，姦臣之黨，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儉狡，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

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供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宜坐觀兇邪，有暄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儻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論請不用姦臣表第二

度

臣某言：臣聞木有蠹蟲，其木必壞。國有姦臣，其國必亂。伏以前件人爲蠹爲姦，欺上罔下，百辟卿士，莫不知名。若不竄逐，必爲患難。陛下雖他時追悔，亦恐無及。臣所以奮不顧身，舉明罪惡。其第一表第二狀，伏恐聖意含弘，留中不行。臣謹再寫重進，伏乞聖恩。宣出令文武百官於朝堂集議，必以臣表狀虛謬，

祇悟權倖，伏望更加譴責，以謝弘簡。元稹。如弘簡、元稹等實爲朋黨，實蔽聖聰，實是姦邪，實作威福，伏望議事定刑，以謝天下。臣今將赴行營，誓除凶寇，而憂在心腹，不在四肢；憂在朝堂，不在河朔。伏感諸葛亮出師之時，上表言事，猶以宮中、府中，不宜同異，科犯爲善爲惡，請申刑賞。臣才雖不逮諸葛亮，心有慕於古人。昧死聞天伏紙流汗。

讓平章事表

度

臣某言：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若險危而久處，駑劣而又病，則顛墜之期，斯須可待，况臣本性褊狹，久塵樞近，衆所謂否心有可焉，衆所謂可心有否焉。則皆盡言，莫敢畏避。所以居多忤物，動不適時。聖恩雖爲曲全，人理終難自咎。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紹聞鴻業，再受景命，蕩諸夏之妖孽，致羣生於仁壽。臣之厚幸，遇此昌時。徒荷聖功，莫効分寸。乞避賢路，少安疲病。臣不敢廣引前事，崇飾虛辭。直以折足爲憂，冀有保身之望。去之無損，留則可哀。儻

受始終之恩，是全進退之道，無任惓欵之至。

讓平章事表

度

臣某言：臣伏奉今月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祇奉成命，進退失圖。捧詔兢惶，銜恩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是踰越。陛下獎邁不次，拔擢過分。春闈與貢地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愆闕。及擢爲筦樞，曩受寵榮。雖竭盡疲駑，欲裨萬一。而才疎智拙，不効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室有燭。代天理物，爲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任。今朝廷髦雋並集，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或已著勳勞，舉而用之，無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迴天鑒，更用時賢，必能丹青帝圖，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位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惟微臣獲安，實亦天下幸甚。無任惓懇血誠之至。

讓河南等道副元帥表

度

臣某言：伏奉今月恩制，以臣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伏以東征之寄，相宅之選，皆周召之臣，保釐統一也。故二南風化，見美詩人。況洛邑經陸渾之戎，有舊染之俗。賴陛下發皇明以燭之，布陽和以煦之。流散稍歸，傷痍甫起。然猶君師之任，宜得經濟之才。自河而南，至於吳楚，节制戎律，半於天下。非宏略傑出，功冠一時，不可以專五侯九伯之征，總衣裳兵車之會。臣以衰朽薄劣，待罪台司，塵辱尸忝，無裨朝政。每趨宸陛，益愧周行。豈謂殊常之恩，屢出非望，注意之責，并在微軀。憂懼慙惶，寸刻難措。臣聞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審已量力未宜虛授。若貪榮固寵，龜勉苟容，神明昭昭，必速其害。伏望歷求百辟，委之兼才，以分三老之任用，增九鼎之重則。至公大行，羣下知勸。無任墜迫之至。

讓官表

度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樸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俞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群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凶逆所讐。關於防虞，幾至斃躄。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纍祖先，玷塵班

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傳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耻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遊，郊藪草木魚鱉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葉羣情。無任懇欸之至。

辭官表

度

臣某言：臣去冬得疾，近日加劇。西夕之景，豈能久留。及其未亂，披露誠壑。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壽雖不長，亦不爲短。位忝公台，近十五年。皆由際會，非以才進。常懼官謗，以招國刑。今被病得死，保其終始。爲幸甚厚，豈復咨

嗟。所恨者，遇聖明之君，不得佐成太平之化。自量氣力，惟恐奄時。則心有微
愆，無陞上達。伏惟聖慈照鑒，臨而察之。伏惟三公非曠職之地，宰相非卧理之
官。伏枕之初，已有陳乞。請罷真實，兼辭貴階。伏蒙優詔，纔遂一事。頻降中
使，慰勉再三。專令御醫，旦夕診視。苟安名器，不覺經時。主恩則深，公議不
可。伏思陛下臨御之始，宰臣四人，逮今零落，忽已一半。臣且危懼，餘年幾
何？惟以狗誠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讓將相封爵表

度

臣某惶恐言：臣聞「無德而祿，殃咎必至。」又「鬼神害盈而福謙。」蓋經旨之明
言，聖哲之垂誠也。臣儒門孤賤，行拙性愚。自甘散棄，豈望榮達。時來驟進，任
遇頗重。備位將相，無補聖朝。道惡其滿，天與之疾。素有氣癖，兼之風眩。又
多煩躁，事劇則昏。伏以軍國重務，猥承參決強策。駑朽以親事任，精爽潛耗。
病源益深，近日有加。曠旬彌滯，食不知味。所進殊少，形神憔悴，惘惘不樂。

聖慈憐憫，恤念微生。御膳名醫，屢蒙降錫。需然有喜，載感於渥恩，終亦無瘳復。增其沉痾，豈不以祿秩過量，憂負在心。強其不逮之分，促其有終之限。以滋速戾，固亦明徵。且臣子之急，必告君父。在臣今日實堪憐憫，以陛下之知臣，豈獨厚其爵位也。以陛下之念臣，豈不存其骸骨也。臣以冒寵，則隣於危殆辭榮，則安於攝衛伏冀。特迴宸眷，俯察愚誠。削除官爵，使養衰疾。庶垂白之年，受賜於陛下生成之德，有過於天地。無任墾迫屏營之至。

讓將相封爵表第二

度

臣某言：伏以衰病沉綿，久曠樞務。憂惶迫切，不敢自安。所以昧死上將相列侯印綬，披瀝丹愚。再有陳乞，願景待命。還旨如初，窮情未達，轉益危困。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內顧微躬，自量拙分。無片善可取，無一事可稱。皆緣際會，參務軍國。尸榮竊位，公責所歸。且智小謀大，鮮不敗事。福過災生，常然之理。一自嬰瘵，旬朔未瘳。大減服食，晦明異候。竊料氣力衰憊，恐先犬馬。

乞遂閑退，庶安形神。且臣素疵賤，敢期貴達。常慮薄質，不堪重任。今祿位俱極，過逾涯分。致此沉痾，得非害盈。思自損仰，冀通神理。又不親政，事歷受寵。榮廢公曠，時益用慙。懼所以塵黷旒宸，至於再三。情迫於茲，敢有所隱。愚樸之性，陛下素知。加以危頓，豈容矯飾。伏望罷其新授，貸以微生。昔漢魏近臣，有以期年久疾者，則賜告就第。或再起復位，若夫未盡，羸疴漸平，聖茲不棄。驅策非晚，重得珥貂。丹禁、條紫、玉墀，則微効獲申。所乞無幾，如或殆至深慮，何必慙榮。儻生遂其志，沒無所恨矣。實冀皇天聽卑於在上，太陽迴舍於志誠。俯納誠祈，退令攝衛，衰朽餘齒，殊私曲全，受賜則多，生涯之幸。臣無任懇迫之至。

請朝覲表

度

臣聞：「天道，君也，高而下濟；地道，臣也，卑而上行。」上下交感，然後萬姓生焉，庶政成焉，其或翳鬱不通，則爲災沴之氣，必在宣達，使之光明。太平之

風，實繫於此。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洪覆品彙，光宅寰區，翺飛跂行，皆得其
所。況臣器識庸陋，遭遇便蕃。始事憲宗過蒙驅策。復事先帝，猥加爵命。大恩
無報，終懼且慙。以至今日，又承寵寄。涓毫未效，齒髮將衰。起在山南，不遠
甸服。宴安厚利，拜受軒階。此則爲君之道，下濟有餘。爲臣之道，上行不足。
尸祿彌久，心魂若驚。日往月來，寢成憂塞。伏希降鑒，特許入覲。冀得少謝萬
一，使無壅情。然後退歸里閭，降避賢路。雖則萬殞無恨，可謂百生之幸。况李
光顏、薛平皆武臣也，淮海以爲要重，然猶邇迤而至，述職明庭。臣儒臣也，
梁、漢無事，道途孔邇，若泰然自安。貪冒榮顯。位爲公相。衆所指名，又何以
表率四方。儀刑多士，臣不勝傾心延首，瞻繫天衢之至。

謝告身鞍馬狀

度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匹，并鞍轡。臣生逢盛代，竊位巖
廊。奉告令之詔書，丹青之雨露猶濕。賜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

絲綸之言，逸足騁權奇之態。螢光燭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忭躍墜惓之至。

讓官與父表

失名

臣某言：臣聞善則歸君，臣之報主。功推於父，子所榮親。臣本愚賤，幸承門閥。

擢自弱齡，得尚公主。耀宗榮黨，俄已七十年。成名效能，曾未之有得。是以昧

死旒宸，陳情控告。臣某中謝，臣聞：情隱而言不吐者，事君之罪人，心孝而迹

未行者，事親之逆子。臣擢自泥滓，起登上第，受國之寵，負親之恩，情所隱而言

未吐者，敢奏於今日。臣門閥少薄，冒因遺緒。父叔昆弟，忝列朝端。唯臣一

身，特拜都尉。然駙馬之位，因天所封。寺卿之階，何功受賞。富過祖宗，榮過

棠棣。無德而祿，將何以堪。臣父正議大夫、前太子少詹事。臣居士夙預，周行

早規。陳力頃以天波，溥洽計順懸車。然朝命先霑已三十載，曩年效職復十數

千。金紫未階，爰從致仕，桑榆尚早，實願榮班。臣亦何人，獨多勳賞。臣聞父

子罪不相及，而官獨踰於父。雖爵因天假，不限高卑。而官入私門，自多伊愧。每用責躬晨省，覩惡朝端。臣子之情，祇所不忍。伏乞以臣在身三品，并見在恩榮進讓臣父。本品降賜於臣，俾得秩祿相次承寵。朝聞夕死，實所甘心。伏願陛下容臣恭讓，允臣愚懇。非直聖朝高孝理之風，抑亦微臣盡爲子之道。

請拜掃表

失名
令孤楚爲
裴某作

臣某言：臣聞天地之大，曲成於品物。臣子之心，無隱於君父。下情上達，至化旁流。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睿謀作聖孝理。奉天蒼生之願，不違皇極之慈。廣運不以臣微劣無取，纍擢大官，位高尹京，職重居守。犬馬陳力，未酬明主之恩，霜露感懷，遠有私家之請。臣某中謝，先臣墳墓，附在近郊。頃歲以來，闕伸拜掃。每至寒節，展情行禮。晨往暮還，所職無闕。又臣於墳瑩立碑，恐失向就。建樹之際，獲遂躬親。重泉承日月之光，舉宗蒙雨露之澤。不勝罔極之至。

奉廣州結好使事由奉詔書謝恩狀

次元

某月日，奏官至，伏奉某月日手詔，所奏某官尋赴廣州事宜，具詳本末，想宜知悉者。臣伏以綸綍下於堦前，明命光於滄海。榮深感極寵洽，心驚局章失圖。歡惕交集。顧臣鄙劣，忝寄藩維。無補涓埃，纍更涼澳。矧茲地遠，敢望恩加，日月照臨之明，無幽不燭，乾坤生成之德。在物莫遺，豈期奏報常儀特降詔書，慰撫事逾等列，喜邁恒情。伏以軒墀一違，歲序三變。謬職愧深於星瑄，荷恩思拜於彤庭。廁清列於班行，峨冠劍而何日。守災荒之遐服，甘瘴癘以嬰身。懷死節之丹誠，願生還於絳闕。每承存諭之命，更切攀戀之心。臣不勝感恩歡躍屏營之至。

端午進馬狀

次元

伏以律應蕤賓，日惟端午。訖於四海，皆馳必獻之珍。節彼南山，咸祝無疆之壽。臣職叨藩服，守在遐方。貢菲禮以展誠，單微既懼，傾葵心而向日。捧戴何因，

情空愧於遼東，戀益深於闕下。臣某不勝感恩戰灼屏營之極。

賀冬進物狀

次元

伏以履長之慶，咸歡此日之休。率土之濱，皆祝如山之壽。况臣早參近侍，出鎮遐藩。望闕既遙，瞻天積戀。手舞足蹈，既不及於九流。任土展誠，空用馳於一獻。輕瀆旒宸，隕越惟深。前件女口及紫袍段銀疊子等，謹遣某官隨狀奉進。

降誕日進物狀

伏以瑤光之祥，貫月於佳夕。繞樞之感，降聖於良辰。歡洽寰瀛，慶延寶祚。百靈效祉，固增壽於南山。萬國一心，皆貢珍於北闕。臣謬膺廉問，分鎮甌閩。當朝采之稱觴，身居遐遠，望長安而瞻日。戀積心魂。前件女口及銀器衣箱等，稽禹貢之文，敢遵任土，比野芹之獻空。願竭心庶，因此而展誠。豈以菲而廢禮，輕瀆旒宸，殞越伏深。

奏准詔令子弟主辦遷奉事狀

次元

臣某言：伏以幸遇通年，奏請遷奉事。伏今日手詔，令子弟主辦以趨時日者。私願上陳，天書下降。跪承恩命，榮荷失圖。臣實不天，幼丁家禍，薦踵兇釁。方在童蒙，逮於成人。終鮮兄弟，比以時日，非便顧室。且貧日居月，諸未办歸祔痛心疾首，以候吉辰。昨日陳露下情，求替遷奉。赴任之日，亦具奏聞。今奉詔書，令子弟主辦。雖墾辭上瀆，而天聽未迴。荷朝廷之寄深，望阡兆而心殞。臣即准詔遣子弟專往揚州、舒州主辦，便赴上都，續具聞奏。臣揆以才劣，職任非輕。不敢重陳，再煩睿覽。懷罔極之感章奏，冀允於深誠。奉絲綸之書獎任，益章於聖旨。顧違恩重，哀荷離任臣不勝荒塞摧逼之至。

賀克東平赦表

行立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葉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激其效順，特

加旄節之榮。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戎行窮賞賚之重，死事極褒恤之憂。刼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稷。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漢帝慙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爲至盛。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漢典方行講禮，再榮於闕里。臣謬膺重寄，獲睹太和。抃蹈之誠，倍萬恒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鐘之酒。勝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蛇豕之穴，忽爲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歷。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塗滴征徭之便，俾侯既定，賜履以寧。異青兗之封，爰從古制。

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臣總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謝討黃少卿賊表

行立

臣某，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者，臣聞膚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某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元，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蠹爾腥膻，尚聞凌暴，靈旗斜指，銅獸俯臨。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躡伏波之舊規，乘下瀨之故事。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蹶石，摩壘陷堅，蕩清海隅，永息邊徼。切以才非充國，敢自贊於無踰，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謬承重委，寤寐悚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行立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在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姦邪並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今黃賊尚據荒陬，犬巢未覆。倘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廓清海濱。竊惟斯人，雅堪厥職。

謝移鎮表

行立

星言即駕，便道之藩，祇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齡，即忝推擇。階緣試吏，曩忝清資。先聖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蠻俶擾。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士衆賈勇，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時疫癘，不副憂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載，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釁故重重，泣血摧肝，載崩載咽。陛下龍興御極，寰海永清。道暢八埏，威加九域。鴻和普洽，靡不周泰。伏蒙曩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况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壤，宛在目前。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鉅鼇之

力未足負恩，猶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詔條，貶棄奸慝，平勻徭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脩前志，再礪戈矛。展駑駘之效，申鷹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微臣之志也。

賀破東平表

行立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拚無涯。

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兇者，天奪其魄。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

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

氛慘皆散。凡在臣庶，盡覩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岳而專祿，恃東

秦十二之險，誘臨淄三七之兵，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

祀之山，隔成異域。纍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

主，知玉牒之將封，遼海無虞，見石罍之已至。此皆陛下神籌獨得，廟略無遺。

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匪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爲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艸之功，坐見覆盂之泰。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行立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十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臣當時差本道，同十將試光祿卿雷遶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爲聲援。昨得雷遶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到，其黃家賊并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爲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流，遂使姦狡之謀，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請四配之父俱祀啓聖殿疏

已下宗錫增入

侃

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

正父子，以叙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晰、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晰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啓聖王殿。明正統三年。

請法祖制疏

紹宗

兵科給事中裴紹宗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矣。明嘉靖元年

請改祀配享功臣於西廡疎

應章

太常卿裴應章言：廟中列后在上，異姓之臣禮當別嫌。且至尊拜俯於下諸臣之靈，亦必不安。請復改西廡，遣官分獻。明萬曆十四年

報行社倉疎

律度

積貯之法，莫善於社倉。應令州縣一鄉設立一所。縣城雖有官倉，亦設社倉。因地制宜，各隨其便。一社之中公舉殷實端潔者爲社長，社副，給簿登記，司其出入。州縣倡捐於前，士民捐輸於後。不拘定數，積少成多。當青黃不接之時，有貧民借穀者，量行借給，每石加息一斗還倉。年終將收放印冊繳縣存查，如社長、社副公平勤勞者獎勵；十年無過，請給八品頂帶。至社倉積穀，官不得過問；如有勒糶希圖侵蝕，許社長呈控詳叅，併委各道員分司督理。現在各屬俱漸次舉行，數年後將見蓄積日多，水旱無憂，家給人足。羣歌咏堯天舜日矣。

請免南昌府屬浮糧劄子

律度

臣叨沐殊恩，撫綏江右。備查地方情形，民生休戚，應興應革，無一不在睿照之中。如漕船腳耗扒夫等項，行追數十年。忽奉特恩豁免，通省官民，歡呼感戴，激切涕零。已據情恭疏題謝在案。至棚民流集，奸良混雜，臣正在嚴查，酌議摺

請。適接督臣轉傳密諭，已邀聖明洞悉，容臣等確商妥議，另行會摺。再如湖關請移九江，設口大姑塘，保商裕課，委屬兩便。亦據情另摺恭奏矣。獨南昌一府據稱糧額加浮，起自陳友諒竊據南昌、袁州、瑞州三府時。除武寧一縣係友諒生地，未曾加派，其餘三府均有浮糧。順治二年按臣吳贊元題明請減，順治十年袁、瑞二府先經士民呈訴，督撫具題，已邀減免在案。南昌續請於康熙元年，蒙聖祖仁皇帝諭，令照袁、瑞二府一例減免，已欽遵榜示。後因部駁漕米加浮，又議不准。相沿至今。恭逢皇上御極之初，士民紛紛環籲，僉稱聖主體恤窮民，剔除積弊，無微不至。此事無由上達天聽，邀一視同仁。臣伏思錢糧重大，額賦豈易更張，但南昌浮糧實與袁、瑞一例，當此皇仁浩蕩，破格施恩。臣職任封疆，察訪民隱，輾轉思維，不得不爲我皇上密陳之。

請移湖關劄子

粹度

奏爲敬陳湖口設關之險，仍請移回九江，并分立口岸，保商裕課事。竊查湖口地

方，江、湖合冲，水本溜急，又加上鐘下鐘諸山羅列水心，商船重載，常遭覆溺。所以從前設關原在九江，自康熙二十一年，接准部議移駐湖口，奉聖祖諭旨，若有不便，着差去官員會同該督撫具題。彼時原因湖口地險，屢經確勘不便。嗣因監督一年一換，止收錢糧，不留心地方，遂以相沿。迨康熙五十六年間，前撫臣白潢面承聖祖訓旨：「湖口關泊船甚險，爾須留心欽此」。隨開設武昌港。數年以來，保全實多，亦急救之良法也。但港口俱係石底，不能深濬，又限於此地，不能寬展。或遇衆船擁塞，及冬春水涸，難以進口，仍泊江岸。并有泊船未定，正在驗放，暴風陡發，破壞漂溺者不時有之。臣到任以來，隨有商衆環轅哀籲，壅移九江，保全商命等情。紛紛前來。伏念錢糧關係，恐有缺額。復博采輿論，審察地形，僉稱離湖口四十里有大姑塘，爲江西商艘必經之地，莫若設口分抽，則課亦不缺。臣再三思維，國課民命，均關重大。隨行布政司石成峨悉心確議，又檄委饒九南道張楷勘驗。去後，茲據勘得九江舊關，上有龍開河，

官牌夾下有老鸛塘、白水港等處，地勢寬平，泊船安穩，又勘大姑塘水漲，則有女兒港、張家套等處停泊，水涸則平湖一綫夾岸泥沙，俱無風濤峭石之險，果如商衆所請，移關九江，再於大姑塘設口，不致缺額。國課民命，均有裨益。等語。臣思湖關之險，聖祖諄諭，無非哀矜商旅，計議萬全，今我皇上御極，興利除弊，纖毫畢照。臣不敢壅於上聞，爲此繕摺，伏乞皇上宸衷獨斷，特頒恩綸，移回九江，仍於大姑塘設立口岸，徵收往來江南、江西船稅。大姑塘去九江三十餘里，雖分兩處，其實一關。如有九江已經納稅，仍往大姑塘，及大姑塘已經納稅，仍往九江者，彼此驗票即放。至江西民船只在鄱湖生理，並不出江者，仍照舊免其報稅。如此則船無越漏，課自無虧。從茲商旅安恬，全活無限生靈，聖主如天，好生之德億萬斯年，靡有窮盡矣。

陳封禁山情形劄子

粹度

奏爲備陳封禁山情形，伏祈睿鑒事。臣准督臣查弼納抄送請開封禁山摺稿，奉諭旨

會同臣酌議。又布政司常德壽到任，口傳諭旨，着臣查明果有窩盜，即行清理，無則據實具奏。欽此。臣身任封疆，敢不悉心籌畫，據實陳奏。查廣信府有銅塘山，相傳產銅，故名銅塘。然有名無實，誘衆聚匪，擾纍地方，故歷來封禁，又名封禁山。以其界連浙、閩，明季浙賊葉宗留、閩賊鄧茂七等，俱因盜礦啓釁，出入此山，遂肆焚掠。迨討平之後，凡去銅塘數十里，悉皆封禁。法令甚嚴，正以清盜源而絕根株，非因有窩盜人不敢入也。既禁之後，奸徒屢次請開，俱不准行，順治十年，又有獻議采木者，郡縣力陳不便。撫臣蔡士英會同督臣馬國柱等題明永行禁止。載在志乘，勒之碑石。此封禁所由來也。今督臣摺奏情由皆本於此。初因棚匪爲害，有鑒於萬載、寧州二案，疑以此輩，必有巢穴。相傳封禁山舊爲盜藪，或即於此內藏聚。務在破巢擣穴，計慮誠周。但查萬載、寧州離廣信封禁山甚遠，兩不相涉，流匪偶然烏合，原無巢穴也。若以封禁內有沃土可以藏奸，此尤傳聞之誤。此中封禁日久，樹木充塞，毒蟲滋藏，無可容身之地。正爲弭盜而

封禁，並非有梗化頑民盤踞在內，自耕自食也。再查封禁之地，在上饒縣界內，共計田地塘七十餘石，概禁耕種居住。其糧均派通縣完納，前明相沿至今無異。是山雖封禁，糧仍均完，亦非無糧之田土也。臣到江西，聞有封禁之名，即備查細訪。此山開則擾纍，禁則安寧，歷有成案，確鑿可據。且非但採銅採木，虛名招匪，固不可開。即其中田土，原係天朝腹地版圖，賦額無虧。現在地方寧謐，一動不如一靜，似又無可開增也。獨是一帶山麓棚民土著，種麻做紙，雜居其旁。而外來流匪，亦不敢保其必無聞。五十九年鉛山縣有匪類擾害，即時擒獲，因恐有餘黨逃竄其中，彼時參將卓爾壇，率同兵目徐天麟等百人，曾進封禁之內，搜查二十餘日，並無藏匿。臣密調現任參將呂上懋，帶同搜過禁山之徐天麟到省面問情形，與前訪聞無異。但恐年久禁弛，現在密諭地方文武再行細查，并遣人入山周圍察看，覆到之日容臣確商督臣，繪圖會摺具奏外，合將封禁山始末情形據實奏聞。

請封禁山仍舊封禁劄子

率度

奏爲恭請睿裁事。江西廣信府封禁山先經督臣查弼納奏請，恐有匪類窩藏，欲開山辟土，設兵防汛。奉諭旨：着會同臣確議意見，畫一具奏。欽此。臣已將歷來封禁緣由奏明在案。復於昨年冬間，臣與督臣相訂，各遣弁員會同入山查看。據回報：所禁地界周圍未及百里，徑直不過二三十里，中間俱係荒山，並無平地。無匪類窩藏，樹木亦非美材，不堪開採，無可安營添兵之處。且不但封禁已久，議開非易，即欲添設兵丁，亦並無兵可添。就廣信一營而論，除分防各塘汛外，存城僅二百餘名。他營亦然。臣即會商督臣於本年四月，督臣差送會奏稿內稱：雖現無匪類窩藏，惟恐久而久之，宵小潛匿，亦未可定。議設守備把總各一員，添兵約二百名，於各營抽撥。或駐適中，或分兩處，請俟開山後酌定。再奏。目下暑熱未便遽開，先曉諭兵民，有願自備資糧開山者，具呈開報。秋冬之交，遴選文武官弁，督同分，道入山併力開墾。其官兵營房，即將山內所伐木料苫蓋，磚

瓦工費等項，臣等捐備等語。伏思此山封禁，原爲彌盜，歷來已久。若果開山有益，豈待今日。止於山之外層添設塘汛，儘足防守；若在山內駐防，必待開墾荒巖，方可起屋。內無平原，難以布置。至議曉諭兵民開墾，此內不滿百里。山峰石根去其六七，能有荒地幾何？萬一招集無賴，易聚難散。及至開墾不足養贍，勢必偷挖盜採，無所不至。叢爾山地，豈堪三省流亡聚集。且棚民案內已議，嗣後不許容留外來。若一開山，即不能禁至。慮三省交界，盤詰爲難。臣愚見：封禁則往來尚少，若開通則往來絡繹，盤詰更難，安保其不乘隙擾害也？總之，此山果有匪類窩藏，刻不容緩，勢必勦除；或有良材腴土可以增賦，亦應開墾。今二者皆無，徒滋煩擾。臣再三熟籌，不如照舊封禁。於山外酌添汛防，凡四圍鄰省交界處所，不時巡查，春夏之交，蛇螫遍生，水草毒瘴，路徑壅塞，不能進山。每至秋冬，毒氣漸散，草木零落之時，差委弁員入山稽察。庶宵小絕跡，地方更加嚴密矣。舊譜載先世奏議、詩文，皆至唐而止。竊謂唐以後貴顯雖

不及前，而氣節文章未之有替也。如濟、莊諸公之見於宋史，紹宗、應章諸公之見於明史，非其表表者歟。因就所見各爲增入數篇，以接前軌。而先大人敷歷中外，多所陳奏，又嘗以餘力爲詩文。迨居憂患，悉遭焚棄，所收拾於蠹燼之餘者，僅十之三四耳。今年春，宗錫恭加勘校，將以授梓，因念大人於斯譜實費蒐羅而著述不自附見，非宗錫之責而誰責歟？且大人嘗以身後志狀爲戒，宗錫既遵治命，而大人德行治績恐世有知有不知，謹於奏疏詩文各錄數首，世之人庶得略見吾大人耿槩，或亦宗錫區區顯揚之意也。

乾隆二十有九年秋七月，男宗錫百拜謹職於直隸臬署。

請養山蠶疏

宗錫

奏爲請收養山蠶之利，以廣民用事。竊惟天地之利，無處不有。然必藉人力經營，斯生之無窮，而用之不竭。本年九月臣自保定省城赴古北口，外哨門口恭迎鑾輅，經由喀喇河屯并熱河四旗各廳，見所過各山場，徧長紅葉，其葉之大小，與東省

養蠶之菠蘿樹無異。詢之士人，亦雲各山場所產樹木，原係菠蘿樹居多，但只知砍伐作薪，不諳養蚕。或雲天氣寒冷，不宜養蠶。其說不一。查菠蘿樹本名橡樹，其子名橡子，入土即生，三四年後即可放蠶。東省居民，除種地之外，率以菠蘿樹養蠶爲業。臣在東年久，知之甚確。大概于樹嫩時，則放蚕收繭，一至樹老，即砍伐爲柴薪燒炭之用。居民隨砍隨種，所以生生不窮，獲利甚多。前臣在濟東泰武道任內，曾飭各屬廣收菠蘿樹子，分給居民，在於曠廢山場，遍行栽種。官給印票，填明花戶，并承認頃畝數目。如係民地，給還民人租息；如係官地，則照例繳納官糧。行之頗有成效。今臣在差所，又詢知八溝廳屬之難兒河，與塔子溝廳屬之三座塔、木城等處，亦長此樹。并亦有東省民人在彼養蚕織絨售賣者。臣思：該二廳與熱河等三廳同在口外，若論天時，則八溝、塔子溝未始不寒，何以該二廳又有養蠶之處？可見天寒難養之說，亦屬未確。夫以堪收繭絲之樹，僅供柴薪之用，殊覺可惜。以臣愚昧之見，所有熱河等三廳，應與八溝等二

廳亦照東省養蠶之法，一體勸民放養。再查菠蘿樹於口外早寒地面，既易滋生，則口內山場自更易於栽植。應請無論口內、口外，凡有曠閑山場，俱勸諭百姓廣爲栽種養蠶，官給印票，票內填明花戶姓名及頃畝數目。并訪僱東省素諳放蠶之人教導試養。如三年之後果有成效，官爲酌定租息，給還地主。若係官地，則照定例陞科。如此則地無曠廢之土，而民有織紵之功。於地利民生，均有裨益。但事須勸課，若非地方官實心經理，恐不免虛應故事，仍無實際，并請責成該管上司就近稽查，將各屬是否實力奉行之處，於每歲年終詳明總督，分別記功記過，庶實心辦事者愈加鼓舞，即因循觀望者亦知黽勉矣。臣因一時見聞所及，用敢冒昧瀆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並謹購得塔子溝所出土繭紵二疋，恭呈御覽。

請濬漳葭港老河疏

宗錫

奏爲請濬省城通江之河道，以衛漕運，以濟民生，仰祈聖訓事。竊照安慶省城，濱

臨大江，爲吳、楚出入之門戶，沿江均屬高阜，難以艤舟，惟西門外舊有漳葭港河一道，土名老河，上通潛山、太湖，望江三縣，下達大江，實漕艘商船往來停泊之要區，並該三縣衆流出納之總匯。後因江潮倒灌，山水漲發，遂致港口流沙淤積，日久漸成平陸，前撫臣張楷任內，曾於上游另開新河一道，奈地高水急，重載逆流而上，仍難進口。凡有往來船隻，不得不在江邊灣泊。設遇暴風猝起，四面俱無捍蔽，波濤衝擊，每有覆溺之虞。是以安慶雖爲上江省會，平時商賈船隻，因畏江岸難泊，往往過而不留。每年漕船兌糧後，沿江灣泊亦多不便。今若將老河開濬深通，不但本省及江廣漕船均有避風棲泊之所，即客商過往重船亦有內河收纜。可望百貨聚集，民業有資。且潛山、太湖、望江三縣，田疇旱則引江潮以資灌溉，澇則洩山水以防泛溢，更於三縣農田有益。從前歷任撫臣屢經議欲興舉，祇因工費無出，未得辦理。臣自抵任之後，即留心體訪，利弊備悉前情。率同兩司親往察勘，緣老河故道東西迤邐有六百一十餘丈，新河在其上

游，南北僅長一百零數丈，較諸老河不及十分之二，河身既短，地勢復高，水流湍急，自不若老河之身長水緩得以從容進口，安穩泊船也。臣再三相度，應將新河築壩堵閉，使漳葭港全河之水仍歸老河故道，庶往來重船易於進口停泊。現在委員勘估挑濬，并築壩一道，共約需銀二萬兩。且慮流沙淤積，每年必須有歲脩經費，庶可長遠深通，一勞永逸。伏查安省捐脩城工項下，尚有存剩銀四萬七千九兩零，經前撫臣託庸奏明，留爲本省脩城之用。今通省城工告竣，爲時未久，即偶有坍塌，俱經地方官照例隨時脩整。所存城工銀兩現無需用之處，似可暫爲通融。臣仰懇皇上天恩，即於城工存剩項內借動銀二萬兩，爲挑濬漳葭港河之用。如蒙俞允，即於三月內動工興挑。倘彼時江潮漲發，不能即辦，一面預備工料。俟秋後水落即行挑築。工竣核實奏聞。再查乾隆三十四年，大學士臣尹繼善於停止營運生息案內，奏明各省如堤岸橋梁歲脩等項，雖亦係領本滋生款項。而以該地營運之銀，即爲該地公事之用。原與收取息銀賞卹兵丁者不同。嗣後改爲

「籌備某事公用」字樣，通行遵照在案」。所有城工存剩銀四萬七千九兩零內，除借動二萬兩外，仍存銀二萬七千兩。臣請將此項銀兩分給安慶、徽州、寧國三府殷實典商營運，酌以一分起息，計每年可得息銀三千二百餘兩。約以十年爲率，製回原本，以息銀二萬兩歸還原借款項。其餘息銀除每年歲脩使用外，餘銀仍給典商營運取息，以作歲脩經費。即名爲「籌備濬河公用」字樣，以符定例。如此設法籌辦，則此河永無淤墊，而糧艘商民均沾利濟。夫以脩城之餘資，籌濬河之經費，以公濟公，於國計民生均屬兩有裨益。並繪圖貼說，恭呈御覽。

查辦鳳泗地方農田水利疏

宗錫

奏爲敬陳地方辦理情形，仰祈睿鑒事。竊照地方守令，皆有牧養斯民之責。凡有一事之有裨民生，一物之可資民用，均宜悉心講究。至於農田水利，有關教養諸大端，尤宜朝夕講求，視同家事，實力舉行。臣荷天恩，簡畀封疆重任，仰體我皇上宵旰勤民至意。前於入境時，經由鳳陽一帶，竊見該郡屬高岡曠野，棄地頗

多，樹木蔬果，亦無栽植。當飭該府縣親加督率，以漸墾闢。即其地不宜五穀，亦令各隨土性所宜，廣栽樹木，以資材用。各境內應脩塘堰，應浚河渠，亦飭查明次第詳辦。旋據各州縣將勸栽樹株造冊報查，並將宿州、靈璧、虹縣各境內應浚之南北運糧河，鳳河，荀家河，搜箭溝，九里河，暨鳳陽，壽州境內有闕蓄洩，年久未脩之鹿塘，安豐塘等處分別詳請，官脩民辦。惟安豐塘工作稍繁，甫經報竣，現在另摺奏聞，其餘皆於上年春夏辦理完畢。嗣於上年秋，鳳泗所屬之九州縣衛偶被偏災。臣親往各該處周遭察勘，非特地利多遺，即現種田疇亦不知將農功切要之圖講求營治。如高阜之處，別無水源可引，自應多作池塘！低下之處，夏秋水漲，即淹自宜厚築圩圍，以備灌溉，而資捍禦。乃該處業佃人等惰窳成習，罔識經營，是以雨澤稍稀即憂乾暵，湖河偶漲輒被漫淹，此固天時地利有不齊，實緣人事有未盡。臣於查勘時目擊情形即諄飭地方官留心查辦。緣災賑甫畢，又值東作方興，未遑辦理。茲安省本年仰賴聖主福庇，雨場時若，夏麥秋

禾，俱獲豐收。而鳳泗各灾屬收成數。較之別屬更爲豐稔。乘此場功已畢，家有蓋藏，正宜將農田切要之事，及時督辦。臣現在劄飭該府州董，率所屬親歷四鄉，勤加相度。先將某處地居高阜，應浚池塘若干口，某處地居卑下，應築圩圍若干段，酌定高厚寬深，各丈尺造册存案，并送各上司查攷。一面仿照業食佃力之例，剋切勸諭，剋期挑築。在興作之始，愚民或未盡樂從，惟在地方牧令不辭勞怨督勸有方。如一時未能並舉，則先近後遠，先易後難，總期日計有功，始終無倦。俾一鄉獲利，而四鄉皆知慕効。其有不率者，亦即於巡行阡陌之時，懲一儆百。久之當亦自相勸勉。其餘廣植桑麻，紡績織紉之事，亦令隨宜教導。統俟辦有端緒，臣當遴委大員前往查驗。如果能實心經理，著有成効，容臣核實奏聞，有應陞之缺即予錄用，以示獎勵。其有怠惰偷安虛應故事者，即將該地方官及不加督察之該府州，一併嚴參示儆。仍酌定章程，遞年遵辦。以期仰副我皇上敦本重農，爲民興利之至意。其餘江北之安慶，廬州，和州，江南之池州，太平

各府州，臣於上年夏秋屢經親歷，各處民人尚知務本勤力如無爲。太平等處一切堤壩圩圍，冬勘春脩，皆有久定章程。臣復時加督察，現在官民俱各遵循無誤。惟寧國、徽州二府，地居偏僻，臣未經親到。該二郡人民多以貿易爲生，在通省中較爲殷富。但如寧國所屬之旌德一縣，及徽州各屬，本地所產常不敷本地民食，雖在豐年，米糧亦不能大減，是否地利人力俱有未盡，非親歷其地確勘情形，未能深悉。省城現無應辦要件，今臣於本月二十八日自省起程前赴徽、寧一帶察看，地方如有應辦事宜，容臣查畢回省據實奏聞，恭請訓示。所有地方辦理情形及巡查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

籌畫滇省銅務劄子

宗錫

奏爲直陳滇省銅政實在情形，謹籌持久之計，仰祈聖訓事。竊臣蒙恩調署滇撫，於八月內到任，該省一切吏治民風，現在次第留心整飭。而各廠銅政，上關國寶，下裕民生，尤爲重務。臣於銅務素未諳習，履任三月，除遵照部行期限數目，日

夕督辦價催外，仍親自檢查歷年題奏成案，密訪近來廠運情形，竊見京外各處及本省歲鑄需銅一千餘萬。自乾隆三十年後，盈縮不齊，邇年以來，獲銅較多，約計每年有一千二百餘萬。皆仰賴皇上深仁遠被經畫多方。節年部臣及歷任撫臣所以講求調劑稽覈之法，亦益加詳密，是以獲銅之多，斯爲較旺。然而工價之多寡，本息之盈虧，廠欠之名去實存。通商之弊多利少。臣悉心體察，所見既真，若復因循掩飾，弗籌久計，則不惟現在獲銅之數難以預必，而虧那透漏之弊，且恐更滋。有不得不直陳於聖主之前者。查官銅定價之初，每百斤不過三兩八九錢至四兩不等，湯丹、大水等廠，亦止五兩一錢。自乾隆十九年以後，歷任撫臣陸續陳奏，以各該廠，硃深、炭遠、油米昂貴，疊次請增，皆蒙恩允。自是大廠增價至六兩及六兩四錢，小廠至五兩一錢五分，最下金釵廠亦加至四兩六錢。皇上加之惠廠民者，可謂至矣。顧臣甫履滇境，即聞各廠頗以工價不敷爲累。臣竊疑此或因軍務案內特恩暫加之價，展限至上年六月甫議奏停，各廠價值乍短六錢，

不無拮据。若果有此情，自當仰體皇仁，據實奏明，懇祈再展。而博採輿論，且謂厂纍過多，非六錢之價所能補足。臣以爲此必廠民無饜之求，官吏偏私之見，理不足信。數月以來，明查暗訪，取各該廠打礦扯爐之夫工糧食，并燈油爐炭價值，逐一覈實，折中牽算。即以礦砂稍旺之廠計之，百斤之銅實少一兩五六錢之價。若更礦薄銅稀，則賠折更無底止。此臣親自鈎稽，得其確數，非同泛擬者也。攷厥由來，則工價不敷，非自今始。由於官買之初，定價較他省本爲最輕，而廠民不以爲纍者，當年大小各廠歲辦銅不過八九十萬，後數年亦不過二四萬，比於今日十纔二三。交官既少，私賣必多，廠民利有私銅，不計官價。嗣後經理既久，私售之禁漸嚴，官買之數日增。廠民僅恃官本辦理，始形製肘。雖經疊次請增，而原定既輕，遞加難足於是。民則領後補前，官則移新掩舊，而廠欠之弊，出矣。查乾隆二十年以前，豁免廠欠不過數百兩至四千餘兩，嗣後每年豁免至六千、九千兩不等。然猶格於定例，豁少欠多，積至三十二年，查出民欠銀十

三萬七千餘兩。經理之員，均各罹罪分賠。迨三十七年，又查出民欠銀十三萬九千餘兩，復蒙皇上加恩廠民，俾以帶鑄完項，又除豁免之例，令於發價時扣存餘平，以備撥補。仍責成各上司按季盤查，歲底結報。立法已極周詳。是以每歲奏銷冊內動放工本，與收獲銅斤數目相符。亦既年清年款，無復存廠欠之名矣。然工本之外，尚有官借，預貯油米炭價一項，係乾隆三十四、三十七等年奏蒙恩准爲廠民接濟所資。此項官借物價，例應按限核扣。廠員目擊採辦之艱，不得不稍爲通融，前扣未完，後借復繼。廠民賴以敷衍辦公，而逋帑因之日積。即如新開諸廠，不過二三年間，積欠已至九萬餘兩。現經督臣圖思德查奏追賠在案。其於各廠，大概可知。是廠欠不在工本，而又在官借。臣所謂名去而實存者也。臣現在分遣幹員親履各該廠，將前項未清油米炭價，按年截數分別清釐，早籌歸款，不敢蹈襲虛文，出結了事。至於廠價未敷，久勤睿慮。三十八年，特恩准照彰寶所奏，以餘銅一分聽廠民通商自售，留有餘於民，正以籌不匱於官也。今臣細加

訪察，如湯丹等大廠，現在應交官銅，及東川局帶鑄歸欠之外，原少盈餘。如金釵等廠，低銅僅可攙使，鑄錢不中，別項器皿商人承買，亦復寥寥。其餘各處小廠，交官本無定數，雖限以一分自售，而姦商覬覦，廠棍隱瞞，因有通商之例，轉開透漏之端。商力未見寬餘，官銅適滋耗弊，就臣管見所及，竊以爲杜私銅之路，不如永禁通商，而欲清廠欠之源，不妨明增價值，自二十七年以後，從未有以加價請者，祇緣滇省經費半出銅息，而加價之項，向例亦支息銀。銅價漸增，銅息漸減，恐致經費不足，公帑有虧，不思節年廠欠纍纍，何非帑項，事後籌補，亦豈良圖，至課息之盈虛，視辦銅之多寡，倘廠力不前，歲出日減，則課息亦輕。況京外鼓鑄攸關，不得不籌遠計。臣再四思維，欲求不支正項，不動銅息，而可備加價者，惟有鑄息一條，本是向來成法。滇中舊設一百四十一爐，餘息甚多，籌餉辦銅，常敷取給。自三十一年因銅斤短少，楊應琚奏停省局，東川、臨安加鑄。三十五年，明德奏裁大理、廣西、臨安、順寧各局，及東川新爐

歲少鑄息，一二十萬自然之利，多年坐失。以致明知廠力消乏，莫敢議加。現據督臣圖思德於署撫任內議請復設大理、臨安、保山三局，每年可獲鑄息二萬五千餘兩，如蒙部議覆准。伏乞皇上天恩，准以此項鑄息賞給各廠。再滇省近年歲獲銅斤，除撥供京外及本省現在爐局鑄帑外，各廠低銅尚有餘剩。并請查明數目，酌量增爐，總以盡復舊爐爲限，每年鑄息又可得五萬餘兩，亦備加價之用。約計各廠每百斤可加銀六七錢，其餘不敷。臣請將各廠上年蒙恩准予一分自售之銅，不令通商，每年約有一百二十餘萬斤，一併收回。以作加卯代爲帶鑄扣還鉛工各費外，約可獲餘息銀七萬餘兩。按廠分大小，分別酌增通計復爐加卯之息，大廠可增至一兩五錢，小廠可增一兩。俾工本充足，可無不敷。滇省五金所產，生生不窮，但得廠戶有利無累，歲獲銅斤自可有增無減。且油米依期坐扣，廠欠可以永除，銅斤盡經官手，私賣可以盡杜。况查近年私鑄，屢經犯案，若官錢既多，私錢自絕。庶幾散錢息以收銅息，厚廠利以清廠弊。臣愚昧之見，未知所陳是否

合於例議。但臣受皇上委任隆恩，覩此銅廠實在情形，不敢絲毫隱飾。伏望勅下部臣通盤籌畫，規一永遠之計。倘臣言或有可採，所有一切應辦事宜，容臣會同督臣圖思德按款妥酌，具疏題報。臣因敬籌銅務起見，爲此冒昧直陳，仰祈睿鑒訓示，謹奏。

新開鉛廠有效預籌改撥劄子

宗錫

奏爲新開鉛廠試採已有成效，預籌改撥京楚二運鉛斤，以節帑項，而預備貯，仰祈睿鑒事。竊照黔省爲產鉛之區，每年額辦京、楚白鉛七百餘萬斤。京鉛運送部局，楚鉛運交漢口，俾資京外鼓鑄。近年以來，鉛廠只有三處，除都勻縣屬之樂助廠僅供本省配鑄外，其運京、運楚兩項，俱取給於威寧州屬之蓮花廠、水城廳屬之福集廠。歷年辦運固無貽誤。惟是蓮花福集廠所至四川永寧縣水次各有陸路十餘站，均由畢節一途滙出，僱備夫馬，旣形竭蹶，紆道輓伋，更糜腳費。且皆開採年久，物力亦虞漸絀。伏思天地自然之利，不嫌廣採而博求，國家經費之

需，尤應善籌而熟計。臣到黔後，察看山蟠氣聚，意其中鉛礦宜亦不乏，何止藉此二三舊廠。若於上下游附近川、楚水次之地，開有鉛礦，則近楚者歸楚，近川者運京，實足以普美利而節浮糜。隨面諭各該道府召募熟諳之砂丁爐戶人等，於上下兩游遍行跟尋，探有鉛礦七處，續又晒得松桃廳屬巴壩山一處，均經先後奏明試採，奉旨允行。一面遴委在黔年久，熟習廠務之大定府知府姚學瑛，赴上游各處，永豐州知州李化赴下游各處，分途察勘，督同各該地方官招集廠丁，實力攻採，以期速有成效。旋據委員姚學瑛、李化等稟報，松桃廳屬巴壩山一處，即名大豐廠，附近楚省水次原報七處，內遵義縣屬新寨一處，地近川省水次，所產純係白鉛，現在山勢豐隆，礦砂旺盛。松桃產煤稍薄，於界連四川秀山縣之厚薄灣晒有煤山，充巒積阜，借地安爐，屢經煎煉，出鉛盈溢。核計每歲抽課及循例採賣可得鉛二百數十萬斤，遵義附近產煤煎煉更爲便捷，每歲抽課採賣亦可得鉛一百餘萬斤。是試辦已有成效，堪以就近分撥京、楚兩運。查向來運楚一項自蓮花

廠運抵湖北漢口鎮每鉛百斤需水陸脚費銀一兩八錢一分八釐零，今自大豐廠陸路由川境厚薄灣運至松桃三岔河水次，計程四十里，山路崎嶇用人夫背負，每百斤給銀一錢，由三岔河水路直達漢口計程二十四站，照乾隆二十五年樂助廠鉛斤運楚章程，每百斤給銀四錢四分九釐，統計每百斤需水陸脚費銀五錢四分九釐。若以大豐廠所辦之鉛全運楚省，額運之二百六十二萬五千斤，較之蓮花廠撥運每百斤可節省銀一兩二錢六分九釐零，共可節省銀三萬三千三百二十餘兩。其運京一項，自福集廠運抵四川重慶府，每鉛百斤需水陸脚費銀一兩六錢七分九釐零，今自新寨廠陸路運至川，黔接壤之二郎灘水次，計程四站半，照福集廠現行章程，每百斤給銀五錢八分九釐零，由二郎灘水路直達重慶，計程六站半，照雍正十三年小洪關鉛斤運川章程，每百斤給銀二錢四釐，統計每百斤需水陸脚費銀七錢九分三釐零，若以新寨廠所辦之鉛酌撥京鉛一百一十萬斤，較之福集廠撥運每百斤可節省銀八錢八分六釐零，共可節省銀九千七百五十餘兩。二共改撥京、楚鉛

三百七十二萬五千斤，每年實可節省銀四萬三千八十餘兩。此就目前情形而論，若將來礦旺爐增，尚可再議加撥，於腳費更多節省。其蓮花、福集二廠減運鉛斤，仍請照數積貯，以備不時之需。至大豐廠鉛之抵漢口，新寨廠鉛之抵重慶，經過灘河，何處應行全剝或起剝幾分，及遇有沉溺打撈等事，作何酌辦，現在咨查湖南、湖北、四川三省，容俟查覆到日，再同開採改撥事宜，一并核定章程，照例題請辦理。黔省鉛務最關緊要，年來出產少而取用多，運限又加嚴迫，凡有可以調劑之處，臣無不留心籌辦。今松桃、遵義兩處新廠，仰賴聖主洪福迅速見效。從此轉移分運，經費既多節減，鉛斤亦得充盈，鼓鑄無虞缺乏，輓供可免遲悞矣。除將廠務分派幹員實心經理外，所有新開鉛廠已有成效，預籌改撥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勸鑒，謹奏。

請開牛皮大箐寓防於屯劉子

宗錫

奏爲苗疆鉅菁，備慮宜周籌，請寓防於屯，以靖邊隅，而裕軍實，仰祈聖鑒事。竊

照黔省古州一帶，均係新闢苗疆，乾隆元年，酌議善後事宜案內，遵奉諭旨安設屯軍，分隸九衛，管轄農田而外兼事操防備禦之規，足垂永久。其間有著名牛皮大箐者，綿長數百餘里，東連八寨，南接丹江，西通古州，清江、臺拱、北枕都江，橫亘於新疆六廳之地，山深林密，人跡罕經。從前兇苗肆惡，會兵攻剿，類多竄入，僭藏協力，窮搜始得，不餘遺孽，其爲深險，早達宸聰。乃伊時列屯置軍，僅在各廳腹地。獨此牛皮大箐未經辦及。雖四十餘年以來，承平無事，但苗疆重地，非可因現在寧靜，而稍存怠忽。臣思安屯以養軍，設防以固守，本是撫馭苗疆良法。倘該箐有平曠土地，可以開墾成田，計將寓防於屯，斯爲周備。祇緣苗性多疑，措處失當，轉滋驚擾，必須慎重圖維，方可見之施行。臣於去冬巡閱營伍，涉歷下游，躬自體察，并復面諭護貴東道事黎平府知府吳光廷，親詣詳勘。旋據該護道勘明，該箐並無苗居寨落，四面皆崇岡復嶺，嵐霧迷蒙，滿菁竹木叢雜，陰翳峭寒，攀援登陟，盡繫鳥道羊腸，欲求坦壤可墾者甚少。惟盤曲而

上，至半腰以南，名曰雷公，地繫丹江廳所屬，地勢平行，兼有泉水流注，芟其叢莽，約可墾田四五百畝。又雷公地以下有歐收勇、荒蒿箐二處，亦有畸零平地，約可墾田三四百畝。臣查該箐延袤數百餘里，形勢不爲不廣。其可墾之區尚不及千畝。若就地利起見，棄之亦無所惜。第念山箐深險，闢野開荒之利雖不足，而藏姦匿匪之害則有餘。杜漸防微，端在平日。况積歲滋久，原設各衛屯軍生齒增繁，額設田畝每虞不敷耕食。今既有可墾平原，應令附近之震威等堡屯軍派撥子姪人等赴箐認段試墾，責成丹江廳給照記檔，仍委衛弁輪流前往稽查督辦，毋許外來流匪竄入滋事。其牛具籽種屯軍本有，屯田尚能自備，毋庸官爲接濟。俟其子姪墾種成熟之後，各就認墾坵段，劃界分管，即在該處另立屯堡，以資防守。所需建蓋房屋，箐內叢雜竹木儘敷伐用，無事他求，統容試墾有效，再將一切事宜次第辦理。再查現議開墾之箐外相距四十餘里，有鷄講一汛，係丹江營分駐，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員，外委二員，帶兵二百名，在汛巡防。但其地離汛

較遠，鞭長莫及，應請於該汛抽撥千總一員，兵丁五十名，擇菁內適中之地設卡駐守，另爲一汛，俾與菁外各屯汛互相控制，聲勢更爲聯絡。如蒙俞允，其應建汛署兵房，即取菁內竹木爲料，需給工價，將鷄講汛抽撥弁兵餘出房屋酌量裁變抵給湊用，或有不敷亦易於籌辦。如此因地制宜，則苗疆防範愈昭周密，而屯軍生計益臻饒裕，似亦一舉而兩得其濟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2458336

SS号=12458336